

永定河文库

（乾隆）

永定河志

（清）陈琮纂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整理

旗杆山

子台林

沿河口

信陽山

信陽村

王門子

州

學苑出版社

TV882.82

2041

永定河文库

(乾隆)

永定河志

(清)

陈琮纂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整理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乾隆) 永定河志 / (清) 陈琮纂;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整理.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077 - 4266 - 4

I. ①乾… II. ①陈…②永… III. ①永定河 - 水利史 - 清代 IV. ①TV882.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2870 号

责任编辑: 洪文雄 杨 雷

封面设计: 朝麦设计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16

印 张: 42.25

字 数: 76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0 元 (精装)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韩子荣 王洪钟 段天顺

副 主 任：石 军 洪家志 谭烈飞

委 员：韩子荣 王洪钟 段天顺

石 军 洪家志 谭烈飞

闫洪亮 张广林 刘德泉

刘宗永 谭 勇 安久亮

洪文雄 李士一 易克中

师菖蒲

主 编：谭 勇

执行主编：安久亮

标 点：段天顺

校 注：李士一

编 务：贾秋芳 王 宇

总 序



总

序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是华北最大的一条河流，是中华民族人类起源、诞生、成长、交融、发展的重要文化带，号称“天府雄流”、“神京巨川”。

据最新的考古成果表明，永定河流域自约 200 万年以前就开始有了人类生存、劳动的遗迹，是世界东方人类的诞生地区之一。在永定河漫长的成长、迁徙和流变的历程里，人类在认识、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利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社会资源，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永定河文化。

北京市门头沟区，地处永定河的中游，负载着承上启下、连接北京与塞外、服务首都的责任和义务。1988 年，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前身门头沟区博物馆率先提出了永定河文化的研究命题，并组织区内外文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开始了第一批永定河文化的社会考察，编辑发行了《永定河文化》内部期刊。进入本世纪以来，门头沟区和北京市的永定河文化发掘、探索和资料编辑工作，全面发展起来。2005 年，成立了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为北京地区专业和业余永定河文化的研究与推广，搭起了桥梁和平台。

近年来，我们将永定河文化作为本地区的主体文化，投入资金和专业人员，深入开展永定河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在区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和文史爱好者的多年努力下，相继收获了一些丰硕的果实，编辑出版了一些永定河文化相关的书籍和资料集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

2011 年 8 月 15 日，经区委、区政府研究，并报经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注册，门头沟区博物馆正式更名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并挂牌，标志着门头沟区永定河文化资源的整理、研究和展示、推广、应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乾隆）永定河志》、《（嘉庆）永定河志》和《（光绪）永定河续志》，三部清代官修的永定河专项志书，详细地记录了截止到清末以前，特别是有清一代近 200 年永定河的治理档案、史实和研究成果，是研究永定河文化，发掘永定河资源，开发治理永定河和发展永定河沿岸社会经济重要的历史典籍。永定河文化博物馆聘请

专家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认真辛苦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这三部书整理编辑和出版，使其成为门头沟区永定河文化史籍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历史古籍的标点整理工作，是一项非常认真、辛苦和严肃的工作，也是当代学者学习、使用和发掘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重要过程，对于我区开展永定河文化的研究和利用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次标点整理工作聘请了北京市的水利专家、博物馆专业研究者和历史学者，按照严格和全面古籍整理的程式及要求，分别进行了标点、注释、校勘和简化字横排等工作，达到了雅俗共赏，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最大可能的方便学者和地方广大文史爱好者阅读使用。我以为，这种工作态度和 spirit，是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广的。

当前，门头沟区正全面学习和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和会议精神，努力实现“五位一体”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功能定位，紧抓新机遇，大力推进旧城改造，实施以旅游文化创意产业为主体的生态新区整体规划，实现跨越式发展。古籍整理工作，可以更加深入地开阔我们的视野，发掘和利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纵深发展，我们期待着更多新成果的涌现。

永定河文化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藏。三部《永定河志》的编辑出版，仅仅是《永定河文库》的第一批资料文献。我们相信，永定河文化博物馆的同志们，一定会再接再厉，进一步团结区内外研究、探索永定河文化的专业和业余专家、学者、爱好者，以及社会团体，促进永定河文化的研究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以文化的发掘、弘扬和利用的最新成果，投身到全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石军

2012年12月

序 言

清代的乾隆时期，是北京治水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可以说，乾隆年间对北京的水利工程建设是有清一代建得最多、最为集中的一个历史时期。乾隆可不是一个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花花皇帝，而是对北京的水利建设尤其对永定河的治理非常关心，并有颇多建树。因此，我认为，出版这部水利典籍十分必要。

谈到乾隆治理永定河的业绩，先要从康熙治理永定河说起。永定河本是多泥沙的河流，俗称桑干河、浑河。它从山西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一路奔流下来，又经过河北山地，到达北京平原，形成坡陡流急、泥沙夹泄、枯洪水量悬殊、中下游摆动不定、尾闾不畅等特点，经常造成灾害。康熙三十七年〔1698〕于卢沟桥以下两岸修筑长堤，以堤束水，以水冲沙，曾经顺轨安澜一段时间。但几十年后，由于泥沙淤高河槽，使中下游河道形成“地上河”，经常满口决堤，灾害不断。乾隆二年〔1737〕，他刚刚坐上皇位，永定河流域就下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雨。据有关资料记载，那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大雨如注，山水迸发，永定河道涨水两丈有余，石景山漫过石堤三百多丈，河水东趋，威胁城区；下游河南岸漫堤十八处，北岸漫堤二十二处，均成泽国，给这位刚刚坐上皇位的青年皇帝以极大的考验。据史书记载，他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六年修建永定河防汛工程，包括勘修南北大堤，开挖引河，疏浚下口，扩建金门闸，年年施工，不遗余力。还进一步加强河道管理，修订相应的堤防维修管理、堤防植树等规定。在总结康熙、雍正筑堤束水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永定河的治河方略，即治河“亦无一劳永逸之策”、“惟有疏中弘、挑下口，以畅奔流；坚筑两岸堤工，以防冲突；犹恐大汛时盈薄之患，深浚减河，以分其盛涨。”他还注意永定河全流域上、中、下游的防灾兴利问题。早在乾隆九年〔1744〕，根据大臣的建议，他批准从山西大同至河北西宁〔今阳原〕，修建50多里长的桑干河灌渠，倡导在河北利用永定河凌汛推行“引洪淤灌”等，以利农业增产。还曾在永定河的官厅山峡和合铺附近，修筑过缓洪的玲珑石坝，以煞上游供水，虽然只有三年即被洪水冲毁。后来，经过20多年，他仍未放弃在山峡地区寻求缓洪煞水的措施。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又派直隶总督周元理去此地“详

加相度”，经周考察后认为“水小则无需抵御，水大则易于冲坍，坝工自难经久，自可无庸修复”，乾隆只好作罢。然而，他的良苦用心却给后世留下启示。从民国时期开始，一些水利专家考察并提出建立官厅水库规划。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国务院即投资兴建起既可防洪又兼灌溉、发电的大型水利工程——官厅水库。

《（乾隆）永定河志》留存有乾隆时期的上谕和御制诗多篇，可以大体反映出乾隆皇帝“勤政”、“恤民”的足迹和身影。兹录数例，以见一斑。

（一）乾隆四年〔1639〕去永定河下游视察时的一首诗《赵北口水围罢，登陆之作》，诗中有一段小注称：“永定河下游觉淤，允督臣之请，亲临视之，以商疏浚事。”这大概是永定河的洪水刚退下，在下游赵北口召开一次“清淤”的“现场会”，会前做视察了解情况。〔原诗略〕

（二）在另一首《过永定河作》，诗中写道：“取道阅河干，浮桥度广滩。汛凌过柱箭，水涝未桑干。四载由来仰，尾闾今度看。敬绳仁祖志，永定冀安澜。”

（三）还有一首《忘晴》诗，称：“喜晴才六日，愁霖复连朝。……所虑在永定，漫堤筑未牢。此时不放晴，盛涨何时消？哀哉固邑民，风雨所飘摇。赈恤诏屡颁，补救心烦劳。万户若失安，九重岂可骄”。固邑，当指永定河南岸的固安县。

（四）有一首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阅永定河下口以示裘曰修、周元理、何煨》的七言律诗。诗中有一段乾隆的注文称：“此次初阅头工、二工，今复示下口，于全河首尾情形略见梗概。兹命裘曰修、周元理、何煨三人，由此寻流而上，查至头工。沿河再加讲求，斟酌具议以闻。”〔原诗略〕

（五）还有早在乾隆六年〔1741〕正月十八日的上谕，也值得一读。此上谕是乾隆五年〔1740〕，直隶总督孙家淦未作踏勘，在乾隆的同意下，从“数十年未经行的故道”放水，致使第二年永定河凌汛时两岸被灾。乾隆写下一道谕旨以示自责。全文称：“昨因永定河放水，经理未善，以固安、良乡、新城、涿州、雄县、霸州各境内村庄地亩多有被淹之处，难以播种。居民迁移，不无困乏。朕与孙家淦不能辞其责也。用是寢寐难安，深为廕念。著大学士鄂尔泰、尚书讷亲，会同总督孙家淦，详细查明被水处所，应免钱粮若干，速行奏请豁免。先将此旨晓谕百姓知之。”看来这位皇帝对于工作中的“瞎指挥”，敢于公开“自责”，百姓自然信服。

关于这部《（乾隆）永定河志》的编纂者陈琮，他是一位乾隆中后期在永定河下游几个县担任过县丞〔管治河的县官〕和永定河道的道台。我对此人虽有所闻但知之不多。2010年10月，我应邀参加中国水利出版社召开的关于《中国水利史典》

编纂方案专家评审会，见到中国水利史研究专家蒋超先生，他对陈琮有较多了解，在他的一篇《李逢亨并非第一个编纂永定河志的人》的文章中，对陈琮有较多的文字记载。按：陈琮 [1731—1789]，字华国，号蕴山，四川南部县人。曾任永清县丞、固安县令、永定河南岸同知、永定河道台等职。他在任期间，“遇事敢为，于河工尤留心，胼手胝足，不辞劳苦”。乾隆三十四年 [1769]，陈琮升为固安知县。在任三年，两年遭遇永定河水灾，他“查看灾情，代请赈济灾民，亲自发放米钱。”乾隆三十八年 [1773]，乾隆阅视永定河堤防工程，第一次召见陈琮，他对奏永定河事宜，皇帝十分满意。其后又几次召见，并受到奖励。乾隆四十七年 [1782]，被任命为东安县知县 [该县位于永定河下游]。此后，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永定河志》的编纂工作。直隶总督刘峨看后，称赞说：“浑河工程莫备于是。”还将该书呈报乾隆皇帝。乾隆在驻蹕地汤山接见陈琮，并予奖慰。其后不久，陈琮猝然离世。乾隆得知，嗟悼久之，连称可惜。对军机大臣说：“陈琮自任永定河以来，今经五年，浑河安澜无恙，皆琮之力，不料其遽溘逝也。”

关于《永定河志》，过去只知有嘉庆年间李逢亨编纂的一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看过未校点本。乾隆时期陈琮编纂的《永定河志》是第一部永定河志，比嘉庆年间李逢亨所编《永定河志》早 26 年。该志有四种版本，均为抄本。一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乾隆进呈抄本，凡十九卷，卷首一卷，收入《故宫珍本丛刊》。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五十四年内府抄本，内容与故宫藏本同，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此外还有国家图书馆藏十二卷节选本及北京大学四卷节选本。这次校点以《续修四库全书》本为底本。

该志刊有四种地图，颇具特色，包括《永定河简明图》《永定河源流全图》《永定河屡次迁移图》和《永定河州县分界图》。其中《永定河屡次迁移图》又分绘《未建堤以前河图》《初次建堤浚河图》《二次接堤改河图》《三次接堤改河图》《四次改河加堤图》《五次改下口河图》《六次下口改河图》等七图，把永定河河道迁移与堤坝修建情况非常直观地描绘出来。同时，每幅图前都配有序言性质的简明说明文字。卷一正文永定河古河考、今河考部分的文字说明，如果配合《永定河简明图》《永定河源流全图》比照阅读，会更加容易理解，给人印象深刻。图文并茂，相得益彰，使人一目了然，可以说是本志的一大特色。

段天顺

2011 年 12 月

整理说明

永定河是华北最大的一条河流。其本为海河水系，自北运河入海河，经天津城区入海。1970年到1971年，国家在天津市区的北部开挖永定新河，自屈家店北拐，至北塘镇，北运河、潮白新河等汇入，再往东，经宁河县地，与蓟运河汇流，直接注入渤海。永定河成为一条有独立出海口的内陆河流。1985年，永定河被国务院列入全国四大防汛重点江河之一。

永定河上源来自桑干河与洋河两大支流。南源桑干河上游恢（灰）河，始自山西省宁武县管涔山天池（分水岭），历来多被称为正源。北源洋河始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新中国成立后，官厅水库以下至天津出海口称永定河，以上仍称桑干河和洋河，全河统称永定河。其流经山西、内蒙、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57个区县，总长747公里，流域总面积47016平方公里。其上游属黄土高原东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流经大同盆地、怀来盆地，至官厅水库。中游出官厅水库，穿过军都山蜿蜒曲折的西山峡谷地带，至三家店出山前。从三家店以下，至地势低平坦荡的北京小平原，在河北省中东部地区汇合拒马河、白沟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多条河流入海，是为永定河下游。

永定河是人类和华夏民族起源和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东方人类的发祥地泥河湾，北京人的遗迹，东胡林人的墓葬；中华人文先祖神农、黄帝、蚩尤的城寨遗址，就在永定河及其支流的沿岸，中华远古三大部落在此经过征战而融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肇始之基。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她创造了北京冲积扇平原，诞生了北京城。她哺育了北京地区的先民，给人类带来丰沛的水资源、不粪而肥的沃土。流域内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煤炭、石材、沙粒，既为北京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最初文明的发祥奠定了物质基础，更为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诸如犬戎、匈奴、东胡、乌丸、鲜卑、高车、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各部，由永定河上游桑干河、洋河源，经大同盆地、怀来盆地进入华北地区。自先秦至明清，中国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融合，无一不是借助永定河河道走廊而完成。如果从更宏大的角度来审视，中华古老文明又是借助这条通道播

向更遥远的地方，西北向晋陕，直达西亚；北向内外蒙古，通达欧洲；东北向东三省，乃至远东、北美。因此，永定河流域既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又是华夏文明传播之源头。

永定河形成于300万年以前的第四纪更新世后期。自古以来名称多变，曾经有浴水、治水、灞水、湿水、清泉水、高粱河、桑干河、卢沟河、浑河、小黄河等名称。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始，钦赐“永定”至今三百多年，成为关乎京津冀三地民生最为重要的河流。

12世纪初叶（辽末金初）以前，流域中上游植被丰厚，河水清澈，有“清泉河”之称。“历史文献中亦少有水灾的记载，还能载舟行船，有航运之利。”（吴文涛《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引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四期）其河道出西山后，在北起今北京城海淀区清河，西南到今河北省涿州市小清河—白沟河的扇形地带摆动，形成广阔的洪积冲积扇。“商以前，永定河出山后经八宝山，向西北过昆明湖入清河，走北运河出海。其后约在西周时，主流从八宝山北、南摆至紫竹院，过积水潭，沿坝河方向入北运河顺流达海。春秋至西汉间，永定河自积水潭向南，经北海、中海斜出内城，经由今龙潭湖、萧太后河、凉水河入北运河。东汉至隋，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即由石景山南下到卢沟桥附近再向东，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唐以后，卢沟桥以下永定河分为两支：东南支仍走马家堡和南苑之间；南支开始是沿凤河流动，其后逐渐西摆，曾摆至小清河—白沟一线。自有南支以后，南支即成主流。”（段天顺等《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第一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

金元以后，由于人口的繁衍，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为了生存发展，向永定河流域无限量的索取木材、石材、煤炭、水力……等资源，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大都出，西山突”，茂密森林砍伐殆尽，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永定河“清泉河”的美名不复存在，代之以“浑河”、“小黄河”、“无定河”令人生畏的恶名。她以“善淤善决”而著称。母亲河暴怒了，她以无比凶悍的力量冲毁城市，吞没村庄，荡平河湖沼泽，吞噬无数生命，一次次报复性的惩罚她所养育的儿女！人们热爱永定河，感激她的养育之恩，既对她充满着不可名状的恐惧，又对她怀着无限的企盼，希望她由“无定”而“永定”。于是，金元明清近千年以来，人们筑堤防，造闸坝，建水库，疏浚挑挖，盼望她“顺轨安澜”，兴水利营田，为亿万生民谋福祉，祈福于河神龙王庇护保佑。

千百年来，人们为治理永定河始终不渝地奋斗着，因而有总结治理永定河经验的文论、书籍和志书问世。特别是清代，有关永定河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有关河湖水利、水害及其治理的古代文献中占有突出位置，无论从数量，还是内容涉及范围，均称之最。自清代康熙年始，先后有王履泰撰《畿辅安澜志》、佚名撰《永定河水利事宜》、汪曰暉撰《京省水道考》、齐召南《水道提纲》、傅泽洪《行水金鉴》、黎世序等《续行水金鉴》、蒋时进著《畿辅水利志》、胡宣庆纂《皇朝輿地水道源流》、黄国俊撰《直省五河图说》、佚名撰《直隶五大河源流考》等 20 余种。其中乾隆《永定河志》、嘉庆《永定河志》和光绪《永定河续志》，为永定河单本文字最多、内容最丰富、涉及最全面的专业文献。

有清一代，永定河下游防汛抢险进入高潮期。“参稽史志，搜录诸书，用资考证”（本志《例略》），永定河修志应运而生。这一套三部《永定河志》，详细记载了清廷近 200 年治理永定河的方略政策、规章制度、建制沿革、职官河兵、技术方法、经费筹集使用、工程绩效的考成与问责，水利水害与民生运道的关系。特别是，着重地记录了清廷从昌盛到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永定河治理的发起、论争、探索的实践与困境，乃至因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面对自然界不可抗力时，由无奈与无助而产生的河神祭祀文化等等。客观地说，清朝统治者对于永定河的治理是极为重视的，甚至是不遗余力。康熙、乾隆、嘉庆三帝，曾多次亲临河工“指示机宜”，康熙帝甚至亲自参与测量河工地形。然而，就总体而言，有清一朝治理永定河是失败大于成功的。“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永定河下游六次改道，平均约二十余年一次，其他较小的溃堤决口，更是不计其数。至晚清，治河状况可谓每况愈下。但是，清朝治理永定河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今人来说，都是可资借鉴、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乾隆）永定河志》，开创了永定河官方修志成书的先河。主纂者陈琮，长期在永定河工任职，从县丞、汛员做起，历经县令、南岸同知，直至永定河道道台。他经常深入汛工，甚至长期吃住在永定河工第一线，巡视汛期河堤险情，以及堤坝维护抢修工程进展情况。寒冬腊月，酷暑炎夏，一如既往。尤其是凌、夏、麦、秋汛期，沿河经常出现险情，其亲临指挥抗洪抢险，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多次受到乾隆皇帝的朝见和奖励。因此，《（乾隆）永定河志》，与其说是自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开始，至乾隆末年，大规模治理永定河的记录和总结，不如说是这一时期内，以陈琮为代表的清代皇帝、官员和学者，关于永定河以致当时国内大河治理亲

身实践的政策、制度、决议、考据、研究、体会等史实的集萃和铭刻。

《（乾隆）永定河志》，依照陈琮在例略中指出的：全书“分纪、图、表、考、奏议、附录，六体为纲”，基本收齐了当时的档案及其相关资料。以致后来李逢亨编纂嘉庆《永定河志》时，这一段资料很少有突破。

《（乾隆）永定河志》虽然只有二十卷，但各卷的内容不比《（嘉庆）永定河志》的三十二卷少，而且在三部“永定河志书”中，以引文翔实清晰、分类严格清楚，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历史考据、防汛工程记述细致为特色。该志开创了永定河修志的先河，奠定了三部《永定河志》选择资料的范围，记述内容的分类基础。对于后人了解永定河历史，探寻清代康熙乾隆盛世大河治理等相关重大事宜，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宝库，是今天研究和学习我国古代社会大河水利、清代政治经济史，以及永定河文化不可多得的古代专业资料典籍。

清代陈琮纂《永定河志》，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该书稿进呈乾隆皇帝后，已知抄录四部（其中含两部简捷本），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一部，国家图书馆一部（十二卷本），北京大学图书馆两部（含一部四卷本）。1995—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十九卷、卷首一卷抄本影印。2000—2001年，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出版《故宫珍本丛刊》，收入原藏故宫懋勤殿进呈本影印。本次整理，以《续修四库全书·永定河志》为底本标点，参照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和《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进行校勘。并援引清嘉庆李逢亨纂《永定河志》等相关史籍和工具书，对有关水工术语、地名、事件进行了简要注释，对原书中的部分差误，进行了校勘。

本次整理工作坚持如下原则：1. 古籍整理必须严格遵循原著的体例、风格和分类，尽可能地忠实原著。2. 古籍整理要服务当代阅读、使用方便。3. 古籍整理要坚持认真、严谨、实事求是。

本书的标点工作由北京市水利局原局长、老专家段天顺先生初点。排版前，请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研究室的刘宗永博士复核一遍，并在录入一校以后又看一遍。李士一先生在注释、校勘过程中，查阅大量资料，逐段逐字核对、勘误。继而又由执行主编对三校、四校样并排版格式核对两遍，最后请著名水利专家蒋超先生协助通盘审核。

为了区别嘉庆时期李逢亨纂的《永定河志》，我们将陈琮纂的《永定河志》定名为《（乾隆）永定河志》。为了便于今人阅读，在整理过程中，对原书的一些格式

做了适当的调整：

一、本志原为竖排印左行，并按清代尊崇皇帝有关用字抬格，臣字小字避让，皇帝名讳改字或缺笔等格式，改为当代通行格式排印。一律改为横排右行，并恢复改字缺笔字的原字。

二、原刊本采用的繁体、古体、异体字，此次再版时斟酌：如果是人名、地名用字仍其旧，不予改动，如果因繁改简而引起误解的也按原字排印；简体字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颁行的规定排印。繁、简字如音义不通假的，按原繁体字排印。

三、本志行文出现的上谕、朱批等文字，区分以下情况：凡属奏议原文摘引的上谕、朱批，只加引号不加括号，视同原文；凡属原刊本批示性的文字，原件为朱批（红字）刻版时为小字，并抬格写有“朱批……”者的均以（“……”）表示为对奏议的批示，而非奏议原文。

四、本志行文中凡上谕、奏议，援引他人语句均加引号“”或单引号‘’，单双引号只套用两次，以明示语出何人。其他原文不加引号。

五、底文本字的缺失、错讹、辨认不清的，我们参考李逢亨《（嘉庆）永定河志》、《光绪顺天府志》、《光绪畿辅通志》、《日下旧闻考》等酌加考订，以及本志前后行文互校。

六、本志原有双行小字，属注释性文字，如果是援引古籍（如《水经注》等）陈琮有的加注“原注”字样，改排单行同号字，并保留“原注”字样，以（）标记。由于陈琮所引用版本与现在改版时引用版本不同，注释文与正文混杂不清，经考订后按同号字排印，在校勘记中说明，以楷体字记于正文中；陈琮自注文一般前加“谨按”或“按”字，现均按同号字排印，并以（）标记。

七、刊本援引二十四史资料的文字，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加以校正。《水经注》引文采用王先谦集校，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化三味书室刊印，巴蜀书社影印（1985年6月）版校订。

八、所用年号、干支纪年，均按《辞海》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加注，在正文中用〔 〕标注；干支纪年只标注年号，不注日月。历史年号或干支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用〔 〕标注，当页重复使用，只标注一次。

九、此次整理时，所用地名有古今变化的，其沿革按有关《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出处，参照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古代史

历史地图集》、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文物历史地图集》（中国科学出版社版），以及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山西、内蒙古、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的地图加以校订，并采用《辞海》、《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重印版）的资料补充说明，有关情况都加注释。凡地名疑有误而无法确证者以“？”号或“待考”标记。

十、书中注释一般放在当页下角，正文中以①②……标记。卷一“永定河全图”的注释放在该图以后。校勘记放在各卷末页，以“xx卷校勘记”标注，正文中以[1][2]……标记。

十一、原刊本刊印时已出现的错别字，因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讹误认字，均在本志上下行文互校，确认后改为正字，并在卷末校勘记中说明理由，正文中以[1][2]……标记；如无确实证据在校勘记中仅说明而不改动。

十二、原刊本中谕旨和奏议中引用的他人奏折名称，有的用简化短语，有的加内容意思，不很严格。为了读者查阅方便，此类情况不加书名号，而是加双引号“”，说明是一个处理过的奏折名称。

十三、为方便读者阅读本志，此次出版时增补附录了原作者陈琮好友撰写的《诰授中宪大夫永定河道榷山陈公墓志铭》与《清代官府文书习惯用语简释》、《清代诏令谕旨简释》、《清代奏议简释》、《清代水利工程术语简释》、《永定河流经清代州县沿革简表》等文章放在原书正文后，供参考。

十四、为表示对原著的尊重，我们查阅相关资料，编成原编纂者陈琮的传略，刊登于本志目录前面。

十五、为区别原著与整理新加上文字，全书原著文用宋体字和楷体字，整理新加文字用黑体字和仿宋字。原著注释和说明，用圆括号（）标注，整理注释和说明，用方括号[]标注。

乾隆《永定河志》的整理工作，是永定河文化博物馆学术研究和资料积累工作的基础工程，作为《永定河文库》的起步之作，必将为今后的健康发展打开良好的开端。

因整理者学识水平有限，可能存在某些差误，敬请读者斧正。

永定河文化博物馆

2012年12月

陈琮传略

陈琮（1731—1789）字国华，号蕴山，四川省南部县人。清代治河、水利专家。陈琮年少时，“为人沉毅，慷慨多智略，好读书，尤熟习诸史，其为文渊深雄伟，甫弱冠即游泮中”（清代李调元《中宪大夫永定河道蕴山陈公墓志铭》）。乾隆二十二年（1757）中乡试丙子科副榜。

乾隆二十八年（1763），补任直隶永清县丞，始任永定河南岸五工汛员。永清县地处永定河下口，曾多次改道迁河，汛期险情迭出。陈琮长期驻扎工地，指挥抢险抗洪，兢兢业业，不辞劳苦。

乾隆三十四年（1769），升任固安县令。在任三年，两年遭遇永定河水灾。他查看灾情，驻巡河堤，代请赈济灾民，亲自发放钱米。三十七年（1772），升任永定河南岸同知。陈琮对辖区内河防工程精心筹划，汛期抢险多见功效，深受时任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事的裘日修赏识。三十八年（1773）三月，乾隆皇帝阅视永定河堤防工程。经裘日修举荐，乾隆皇帝就永定河河防工程的情况和治理方面的问题，征询陈琮意见。其一一奏对，调理清晰简明，乾隆皇帝十分满意。其后又几次召见，并受到奖励。

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陈琮因丁祖忧，请求回原籍奔丧。乾隆皇帝做出“夺情”处理，下旨给时任直隶总督周元理：“河工不比军工，此人断不可少。准回家治丧，百日即赴直（隶）听用。”（清制官员丁忧例行守丧三年，“夺情”即提前起复。）陈琮于次年春回到直隶，以河工委同知衔，督办永定河务。（参见嘉庆《永定河志》卷二十五收录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周元理《为奏明请旨事》一折。）

乾隆四十二年（1777），陈琮再任南岸同知，承修门头沟戒台寺工程，次年完工。因祖母病故再次丁忧。期间，其夫人何氏去世。后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起复，赴直隶候补。四十七年（1782），一度调任直隶东安县知县。

乾隆四十八年（1783），陈琮被提升为永定河道道员，全面主管永定河事物，直至五十四年（1789）五月卒于任内。其在任期内，细致考察永定河全河情况，包括

干流、支流的源头，流经地域的地形地貌，河道的宽窄、深浅变化，流域内降雨情况等。据此，提出治理永定河的具体方案。乾隆五十三年（1788）春，乾隆皇帝巡幸天津，特地召见陈琮。其详细汇报永定河全河情况，特别是提出永定河下口治理的建议，并进呈精心绘制的《永定河全图》。“天颜大悦”，乾隆皇帝当场给以嘉奖。

陈琮在永定河道任上，多方收集古今有关永定河的资料，包括历代河道变化情况、受灾情况、治理的经验教训等等，编纂成《永定河志》一书。其历时三年，精心考证和校订成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报请直隶总督刘峨代为进呈朝廷。刘峨阅后盛赞：“浑河工程莫备于是。”后将该书报呈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驻跸地汤山接见陈琮，并予奖慰。乾隆皇帝御览《永定河志》后，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可给以后治理永定河和其他河流提供重要参考，遂下旨将该书交懋勤殿收藏。

其后不久，陈琮猝然病逝。乾隆得知，嗟叹良久，连称可惜。对军机大臣说：“陈琮自任永定河以来，今经五年，浑河安澜无恙，皆琮之力，不料其遽溘逝也。”

陈琮为官清廉，多年管理河防工程，经手经费数以钜万，但他洁身自好，两袖清风，对百姓、民伕、河兵关心爱护。“遇事敢为、于河工尤留心。胼手胝足，不辞劳苦。”（蒋超《李逢亨并非第一个编纂“永定河志”的人》引自《北京水务》杂志2012年第四期。）受到众口赞誉。

陈琮所纂《永定河志》，为清代永定河道官方修成的第一部志书，因陈琮进呈清廷后不久病逝，未公开刊行，故后世鲜为人知。就连李逢亨、朱其诏等后任永定河道官员，在编纂《永定河志》和《永定河续志》时也称没有见到该书。但陈琮开创的永定河治理的修志专书，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无论其编纂体例、收集上谕、奏章等重要资料的详审，古今河考的考订古史、地方志书的广博，以及工程技术、职官沿革、经费运用核销等等内容详备，后两部《永定河志》都未能出其右。可以说“不约而同”，为后世修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书是研究明清以来永定河治理史不可或缺的著作，为我们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研究永定河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传略所引资料参见《（乾隆）永定河志》和《（嘉庆）永定河志》奏议、职官表，清代李调元《中宪大夫永定河道蕴山陈公墓志铭》，蒋超《李逢亨并非第一个编纂《永定河志》的人》引自《北京水务》杂志2012年第四期。